

清华语言学

第一辑

Tsinghua Linguistics

张 赅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目 录

The theory of something Stephen Crain, Takuya Goro, Peng Zhou	1
中古汉语“床”兼作坐具名的原因——兼论汉译佛经的作用 朱庆之	31
“们”的分布限制问题研究 林若望 汤志真 张永利 舒志翔 廖伟闻	79
The syntax and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sluice-like constructions Minqi Liu, Nina Hyams, Victoria Mateu	122
跨语言语义研究的方法问题 沈 园	172

“们”的分布限制问题研究*

林若望 汤志真 张永利 舒志翔 廖伟闻
中央研究院

提要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出现在名词后的“们”的句法分布和语义解释问题。本文提出“们”是个句法上的虚范畴中心语，是一个非强制性的复数个体标记，词类上选择 DP 名词短语为其补语，但语义上该 DP 必须是类别 <e>或是可透过选择函数机制形成个体的广义量词名词短语(类别 <<e,t>,t>), 因而排除“们”与语义类别为 <e,t> 的 NP 名词短语或是数量名词短语 NumP 共现。同时本文也解释为何有些泛指句允许“们”的出现，有的又不允许，以及“们”和无定量化词的共现为何会有接受度的差异和主宾语不对称现象。

1. 引言

有关“们”的语法性质及分析，有些人把“们”视为复数标记，有些人将它视为集合或不定数之群体标记，也有些人认为“们”除了复数义，还表达了有定义，各家看法不同，目前的文献尚未达到共识。本文的目的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分析出现在名词后的“们”的句法分布限制问题，我们认为前人的文献有些观察尚不够精确，也无法真正地全面解释“们”的分布限制，因此，本文提出另一个新的尝试，主张将“们”分析成句法上的虚范畴中心语，并且词类选择完整名词短语 DP 为其补语且该 DP 在语意上必须是个体，因而排除“们”与 NP 名词短语或是数量名词短语 NumP 共现。

本文组织如下。第二节回顾文献上有关“们”的基本认识、语法性质和主张。第三节探索“们”和数量词的不相容问题。第四节评论前人分析的潜在缺点。第五节简介本文的提案及所主张的假设。第六节讨论在本文的假设下不可和“们”共现的名词短语及原因。第七节是和“们”共现的名词短语。第八节处理种类名词和“们”的共现问题。第九节说明关系从句和“们”的互动。第十节解释‘N+们’的有定义义怎么来的。第十一节讨论“们”的主宾语不对称现象。最后一节是结语。

* 本文部分内容曾于 201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研讨会, 2018 年台湾中山大学《the 12th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and Semantics》研讨会以及 2019 年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中心博雅讲座上发表，我们感谢研讨会及讲座听众所提供的问题和建议。另外两位匿名审查人也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更加完善了本文，我们在此致谢。最后，本研究是在林若望的台湾科技部计划(编号 MOST 106-2410-H-001 - 043)支助下所完成，我们感谢这项计划的支助才得以完成最终研究。

2. 文献回顾与“们”的基本认识

2.1 “们”的复数标记说

“们”通常用在指人名词、代名词或是名词短语的后面，被认为有复数义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称代词如“你”，“我”，“他”原本指称单数个体，但带上“们”后，如“你们”，“我们”，“他们”就变成指称复数个体；同样地，普通名词不带“们”，如“孩子”，单复数不定，但带上“们”后，“孩子们”仅能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复数孩子 (参吕叔湘 1949)，如下面的例句：

- (1) a. 我们一起回家的。
- b. 孩子们都回家了。

根据这样的观察，有些学者如吕叔湘(1985)，袁梅(1996)，陶振民(1991, 2000)，张斌(1998)，Li (1999)，储泽祥(2000)，李艳惠、石毓智(2000)，梅艳(2003)，陈小红(2005)，Yang (2005)，Ueda & Haraguchi (2008)，伍雅清、胡明先(2013)等，认为“们”是个复数标记或是表复数义的语法成分。

但是有另外一些学者如胡裕树 (1981)，陈光磊(1987)，袁梅(1996)，储泽祥(2000)，陈小红(2005)等指出“名词+们”不能再受表确切的数量结构修饰，因此，(2)这个例句是不能说的。这个语言事实又让人怀疑“们”是否真的是一个复数标记。

- (2) *三个孩子们回家了。

虽然说“名词+们”不能被确数修饰，但却能被许多表不定数或是概数的词语修饰，比方说“一群”，“所有”，“很多”，“一些”等，如下面例句 (邢福义 1965)：

- (3) a. 为了回答一批青年同志们要求……
- b. 这几年来，有些朋友们，要我谈谈写作的经验，……
- c. 我们在这里向所有为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而真诚奋斗的文艺家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 d. 由于我们的杂志印数有限，好多关心语文问题的同志们对已经出版的各期还没有完全看到，或者没法补齐。

根据上述例句，邢福义提出跟“们”共现的表数词语都表示不确定的数量。戴耀晶 (1987)也认为“们”是表示不确定的复数助词，储泽祥(2000)则提议“们”是不定数量的复数标记，杨炎华 (2015)也持同样看法，认为“们”只能表示不定数的复

数。

然而有人的研究发现也不是所有的概数(不确定数)均可自由地和“们”并用。西原史晓 (2009: 58)对“们”与概数的共现频率多寡做了研究统计, 得出下面(4)的规律。

(4) 确数结构 < 数词连用型概数结构 < 使用概数词 “多、来”的概数结构 < 使用不定数词“几”的概数结构 < 不使用量词的概数结构 < 使用集体量词的概数结构

(4)表示与“们”共现的难易程度, 最左侧的确数结构完全不能与“们”共现, 越是右侧的概数结构则越容易与“们”合用。

在储泽祥(2000)的基础上, 张欢(2010: 36-37)通过收集大量的语料也同样指出“们”与“不定数结构”的共现有强弱之分:

(5) 不可共现的

- A. 界指词语 → 两百字左右、五十岁上下
- B. 两个数目接近的数词合用 → 两三个人、三五百个人
- C. 数词 + 概数词量词 + N → 二十来个人、三百多本书

可共现的

- ① 这/那不定量词 + N → 这/那些先生们
- ② 这/那 + 不定数集合量 + N → 这/那群/伙/帮孩子们
- ③ 这/那不定数词 + 量词 + N → 这/那几个孩子们
- ④ 全量词 + N → 所有/全体/各位/诸位同学们
- ⑤ 不定数词 + N → 好些/多数/部分孩子们
- ⑥ 一 + 不定数集合量词 + N → 一群/伙/帮孩子们
- ⑦ 一 + 不定量词 + N → 一些朋友们
- ⑧ 不定数词十量词 + N → 几个孩子们

根据张欢的调查, “们”与“不定数结构”的共现程度由强到弱, 可用下面的序列表示为:

(6) ①/②/③ > ④ > ⑤ > ⑥ > ⑦ > ⑧ > A/B/C

加 “们”... .. 渐弱 不加“们”
—————→

有关概数是否可以跟“们”共现问题, 不同的说话者, 语感判断其实常有所不同, 而且“们”出现的语境也是影响判断的很大一个因素, 比方说, 下面例句是陈玉梅(2015: 1)搜集到“几”, 连用型数位和“们”共现的句子。

- (7) a. 市场报的几位前辈们共同寄予本报同仁: 超越自我, 加倍努力, 为办出一张可读、可信、可用、可亲的新型经济报纸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4年 《市场报》)
- b. 还有七八个姑娘们齐声附和: “是呀, 你今年的头水要抢了挑到哪里去呀?”
(1994年 《人民日报》)

可见, 概数是否可和“们”共现, 是个倾向性, 不是绝对性。

此外, 陈玉梅(2015: 24-25)根据她所收集的语料, 认为确数也可以和“们”共现, 这一点和一般的认知不一样。她举了很多例子来支持确数可以和“们”共现, 比如:

- (8) a. 三个孩子们大哭大叫。哭一会, 大孩子不哭了, 到处翻找, 在母亲枕头里找出了五斤白面。(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陈玉梅 2015: 25)
- b. 当年的十八位汉子们又重新做在一起, 讨论他们面临的新问题。
(1994年报刊精选) (陈玉梅 2015: 24)
- c. 天坛这边, 刘增身中数十箭, 和其余的三个兄弟们倒地而亡, 在他们的四周躺满了死伤的明军。(民国。武宗逸史) (陈玉梅 2015: 25)
- d. 还有那七个抢犯, 全都精武术 贺照雄也是练家子 师傅总得先跟那七个小辈们交一回子手, 然后才能在四外放火, 也得个工夫呢。
(清三剑侠(下)) (陈玉梅 2015: 25)

以上这些例子虽然全带有确数, 然而就语义解释而言, 都是有定或是殊指解释而不是无定解释。这些例子也都隐含着数量短语所指称的个体就是语境里的所有相关个体, 比方说(8a)隐含着“三个孩子”就是家里的那三个孩子, 不隐含还有其他孩子的存在, (8b)隐含十八位汉子就是所有的汉子, (8c)也是类似。从这个角度来看, (8a-c)中的例句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无定用法。而(8d)的“那七个小辈们”更是不折不扣的有定名词短语。

2.2 “们”的集合说, 群体说

除了把“们”看成是复数的标记外, 另外有些学者主张把“们”看成具有“群体”的语法意义, 如胡裕树(1981, 1985), 宋玉柱(1982), 张谊生(2001)等。陈光磊(1994)认为“们”表示非计量的论群称数法, 是个体的集合, 所以“学生们 = 若干名或众多学生的集合”, 这个集合不在于计算学生的数量, 而在于指称学生的某一群。西方学者 Iljic (1994, 1998, 2001)也是主张“们”是个“集合”标记。

2.3 “们”的混合说

Chao (1968), Norman (1988)认为代词之后的“们”是复数标记, 名词之后的“们”是集合标记。Cheung (2003) 认为代词和专有名词之后的“们”是集合标记, Hsieh (2008)则认为代名词、专有名词和光杆名词之后的“们”是集合名词, 被带有量化成分修饰的普通名词则是复数标记。黄伯荣、廖序东(1996)认为普通名词后的“们”是复数标记, 代词或专有名词后的“们”是集合标记。杨炎华(2015)的看法类似, 也是认为“们”应该分为两个, 在普通名词或是普通名词短语后面的“们”是复数标记, 而且是个表概数或不确数的复数标记, 在代词、专有名词或专有名词短语后面的“们”则是集合标记。

2.4 “们”的有定说

文献上有关“们”的另一个常见说法是“们”除了标记复数, 也表达了有定性 (Iljic 1994, Yang 2005, Li 1999, 童盛强 2002, Kurafuji 2004 等)。有定性的主要证据一方面来自于带“们”名词短语的语义解释, 比方说下面例句(9)的“孩子们”只能指称你我都都知道的孩子。

(9) 我去找孩子们。 (Li 1999: 78)

另一方面, 则是带“们”的名词短语不能当作谓语或是出现在某些句式里, 如下面例句:

(10) *他们是我的朋友。 (童盛强 2002: 275)

(11) *汉语系有很多留学生们。 (童盛强 2002: 275)

(12) *去北京旅游的同学很多。¹ (童盛强 2002: 275)

“们”是否真的标记有定性呢?所谓有定, 表示的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都熟悉的个体或对象。我们不否认(9)中的“孩子们”指称有定的对象, 听说双方都知道孩子指的是哪些孩子, 然而有许多“们”出现的语境是无定语境。名词短语的无定解释有两种情形, 一是殊指, 说话者知道指称的对象, 但听话者不知; 另一种情形是未指或泛指, 即名词短语所指称对象未必存在或没有特定指称。以下“们”的用例都是无定用法, 例句全部取自网络:

¹ 根据我们搜寻互联网的资料, 和(12)类似的下面例句都是合格的, 所以本文会将(12)当作合格句判断。

- (i) a. 最近视力不好, 戴眼镜的孩子们很多,
- b. 今天搅浑水的孩子们很多嘛, 是不是没有仔细看这事?
- c. 11月要拍摄 753 或租借衣服的孩子们很多!

- (13) a. 让更多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是我们的目标。
 b. 孩子们通常信任他们的家长。
 c. 在社会角落里，许多孩子们想要有安心长大的机会和未来的盼望，但环境使他们没有办法如此。
 d. 在英国，大部分的孩子们在 7 岁的时候开始进入英国小学（Prep school）进行小学课程的学习，小学一般为 6 年。
 e. 我们去的时候，有几个孩子们正在做手工，都是些 4 岁左右的孩子，都挺认真。
 f. 妈妈不是上陈董家打牌，就是和一些阔太太们逛街买舶来品。
 g. 我自己从未在孩提时代受过什么苦，可是我却有机会碰到很多穷苦的孩子们。
 h. 今年陆续接到一些孩子们的讯息，大家都纷纷表示以前练团超有趣的。
 i. 在十五区吃过晚饭后，约四十来个孩子们再次回到了排练大厅。

例句(13a-d)中的“孩子”并不指称任何特定的孩子，所以不管说话者还是听话者都无法指出是哪些孩子，这些例句里的“孩子们”显然是无定的。同样地，(13e)中的“有几个孩子们”也不指称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能辨认的特定对象，所以是无定。(13g-j)中的“名词短语-们”则是殊指用法，是说话者首次把名词短语所指称的对象引入对话中，这些对象是说话者知道但听话者未必知道的指称对象，所以也是无定用法。上面的例句很清楚地显示“名词短语-们”未必是有定解释。

文献上有关“们”指称有定的对象的例句其实很多都是‘光杆普通名词+们’，如例句(9)或是下面的句子：

- (14) 他还有三个弟弟(*们)，他母亲给人家帮工当佣人，弟弟们就得由他照顾。

或是名词前有关系从句修饰的时候，也常得到有定的解释，如例句(15)：

- (15) 我们对于[今天特地远道赶来的]家长们，致上十二万分谢意。

这些‘(关系从句)+名词+们’的有定用法，不管是说话者还是听话者都知道所指称的对像是哪些人，但一旦名词短语内部有其他概数修饰语，像是“很多”，“一些”，“大部份”等，无定解释就很容易产生，如(13)里的众多句子，或是句中带有像“通常”，“很少”，“偶而”等量化副词，带“们”的名词短语就未必定指。

总而言之，带“们”的名词短语，其语义解释未必指称听说双方都能指认的有定对象，特别是有量化词修饰语时，语义解释通常是无定的，这一点和一些

文献上有关“们”的认知很不一样。

2.5 “们”的语法性质

有关“们”的语法性质，各家说法不一，有人看成是词缀、语缀或词尾，有人看成是助词，我们在这节简略回顾不同的看法。前者有丁声树(1961)，吕叔湘(1949, 1985)，朱德熙(1982)，陶振民(1991)，郭良夫(1983)，袁梅(1996)等；后者有邢福义(1965)，胡裕树(1981)，戴耀晶(1987)，张斌(2002)等。另外则有人持两分论，认为“们”具有词缀和助词两种性质。比方说，宋玉柱(1982)认为指人名词后面的“们”是助词，人称代词后面的“们”是词缀。张谊生、张爱民(1991)则是用“构形后缀”来表示指人名词后的“们”，用“构词后缀”来指代名词后面的“们”。孔凡涛(2004)，郭华(2013)也是有类似的看法。

把“们”看成是助词或构形语素而非词缀或词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们”可加在名词短语的后面，这一点，许多人都有类似的观察。邢福义(1998)，陶振民(2000)，张谊生(2001)，张欢(2010)就指出，“们”可以和名词性短语包括联合短语、偏正短语以及同位短语等组合。杨炎华(2015)和陈玉梅(2015)也举出非常多的例子证明“们”可加在整个名词短语而不是名词上。以下是一些不同作者的例子：

- (16) a. 一座繁华的都城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样的事情不仅会引起[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 (张谊生 2001: 209)
- b. 在[善男信女们]的眼里，这巨石是上苍神力使然。(=在善男以及信女们眼里) (张谊生 2001: 209)
- c. 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金庸:《连城决.后记》)
(张谊生 2001: 209)
- d. [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和老光棍们]，付不起取当地姑娘的彩哩，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童盛强 2002: 275)

上面的例子都很清楚地显示“们”是加在整个名词短语上，而不是加在名词上的例子。比如(16b)，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们”贴在“善男信女”上而不是在“信女”上，毕竟“善男”和“信女”是对等的。再以(16c)来说，父亲只有一个，根本不可能是复数，只有伯父，父亲两者相加才会是复数，所以“们”的辖域应该是“我伯父、父亲”而不是只有“父亲”。

“们”加在名词短语上的证据，陈玉梅(2015: 12-13)提供的下面例句也可作为左证

- (17) a. 大厅上热闹非常，男的们彼此嘲笑，女的们挤眉弄眼的犯小心眼。
(老舍长篇《老张的哲学》)

- b. 走了凡步，又把盒子打开。回头看了看，拉车的们并没把眼看着他。
(老舍短篇《眼镜》)

上面两例，虽然是文学作品中的句子，口语较少见，但却是证明“们”是附加在整个名词短语上，而不是名词上的好证据。

此外，“们”也常和称呼语共现，如“各位先生、女士、记者、朋友们”中的“们”，其辖域显然不仅是“朋友”，而是也包含“先生、女士、记者”，此时的“们”应该是对整个名词短语“各位先生、女士、记者、朋友”起作用。

可见，或许代名词后的“们”是词缀，直接由词库产生，但名词后的“们”应该是短语的后附成分。有关这个结论，一位匿名审查人指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就算是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照样可以得到许多历史学家和许多考古学家的解读，另外，他也认为“我伯父、父亲们”例子很费解，因为爸爸只可能有一个，他并且认为(16)、(17)中的例子仅能证明“的”可以贴在短语上，且这个短语应该是 NP 而不是 DP，他还认为“三个学生”中 Num Cl 后边是一个 NP，因为 N 可加上修饰语如“三个_[NP][学习很用功的]学生”，所以(17)也仅能证明“的”加在 NP 后面。

有关审查人上面的疑问，首先，考虑下面互联网上的例句：

- (18) 宴会之上，娜迦女皇带着安吉公主一一接受了水岛之上各族族长的敬礼和祝福，然后是百官以及三军统帅们的祝贺。

我们知道三军统帅只有一个，就如同“父亲”只有一个一样，所以(18)中的“们”不可能是加在“三军统帅”上，而是加在整个对等结构“百官以及三军统帅”上。所以“们”的辖域可及于整个名词对等结构并无问题。

至于“们”是否只加在 Num Cl 之下的 NP 上，而不是整个名词短语上，一个有趣的语言事实是互联网上有大量的“每一个 N”加“们”的例子，如下面例句：

- (19) a. 希望每次的消防队参观都能让每个孩子们有满满的收获。
b. 每一个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也都很棒。
c. 祝福芦苇的每一位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这些例子显示“们”的辖域是整个名词短语，“每一个孩子”在语意上是复数的，所以可和“们”共现，不这样分析的话，“们”会和数词“一”有所冲突。

最后一点是，如果“们”是贴在数量词下的 NP 上，而不是数量词之上的整个名词短语，那么有定数量名词短语可接“们”，而无定数量名词短语不可，这个语言事实将很难说明，下文会详述这个问题。

3. 数量词和“们”的不相容问题

和“们”相关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是“们”和精确数量结构的不相容现象，这个现象，邢福义 (1960)，赵元任 (1980)，胡裕树 (1981)，程观林 (1985)，陈光磊 (1987)，Li (1999)，袁梅 (1996)，储泽祥 (2000)，陈小红 (2005)，Yang (2005)，郭华 (2013)，李亚非(2015)等都早已观察到。

赵元任(1980)认为“N 们”指集体，所以不能加数词修饰。

胡裕树 (1985)则认为汉语有两种表数范畴的手段，一种是词汇手段，在名词前用上表示复数的数词和量词，如“三个学生”，“三个”是计量定数；另一种是词法手段，在名词上加后缀“们”，表示不定复数，是不计量的，表“群”的意义。在这样的看法下，“三个学生”和“学生们”能说，而“*三个学生们”不能说的原因是因为“计量”与“不计量”产生了矛盾，表“数”与表“群”不相一致，群是不计算数量的多数。

张斌(1998: 216-217)的看法也很接近，他认为加数量词是把事物一个一个来计算的，“们”则是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因此不能说“三个同学们”。

有关张斌的“把事物一个一个来计算”，储泽祥(2000)认为从个体化的角度来理解更为合适，也就是汉语的“数量+N”中的数量使 N 个体化，要求 N 必须是个体性的，所以 N 就不能以集体身分出现，而“们”表集体，所以“三个同学们”不能说。如果数量不要求 N 个体化，N 就可以加上复数标记，如“一些新来的同志们”，“一教室的学生们”。除此，他还认为“十几个丫头们”近代可以说但现代不能说，根本原因就是“十几个”对“丫头”个体化。

储泽祥也指出，能与“们”共现的表数词语都是不定量的数量词语，包括“一些，一帮，一班，这些，那些”，“许多、任何、所有、好多”，“全体、全部、各位、诸位”等，这是因为“N 们”本身表现的数量都是不定量性的，是复数标记的不定量性阻碍了确数词的出现。

最后，储先生也从信息角度来解释为何确数不能和“们”共现。根据他的看法，N 前表示数量的词语越精确，越容易成为新知信息，而“们”则是负载已知信息，因此“们”和精确数字并存的可能性很小。这种从信息结构角度所做的解释，西原史晓(2009)也做了类似的主张，他认为确数结构所表示的信息量较大，故常成为句子中的重要新讯息，概数结构所表示的信息量相对较小，不能成为一个句子中的重要信息，而“们”字结构所承担的讯息是旧信息，所以“们”可以与概数结构共现，而不与确数结构共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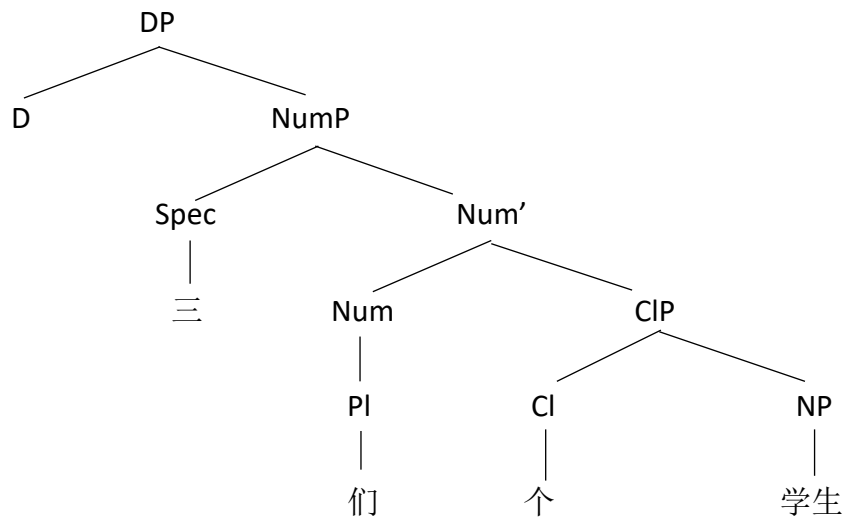
宋玉柱(2003)也是主张“们”的语法意义就是表示“群体”概念，与数量无关，所以凡是与数量有关的词都不能与“们”同现，即使是模糊的数量也不行。

陈小红 (2005)不使用群的概念，改为使用整体多数义，即“N 们”这个整体是由多数个体组成，但依旧是不计量的多数的观点，所以不可和计量数词共享。除了确数外，她认为像“几个”，“大部分”，“三分之一”等不可用来修饰

“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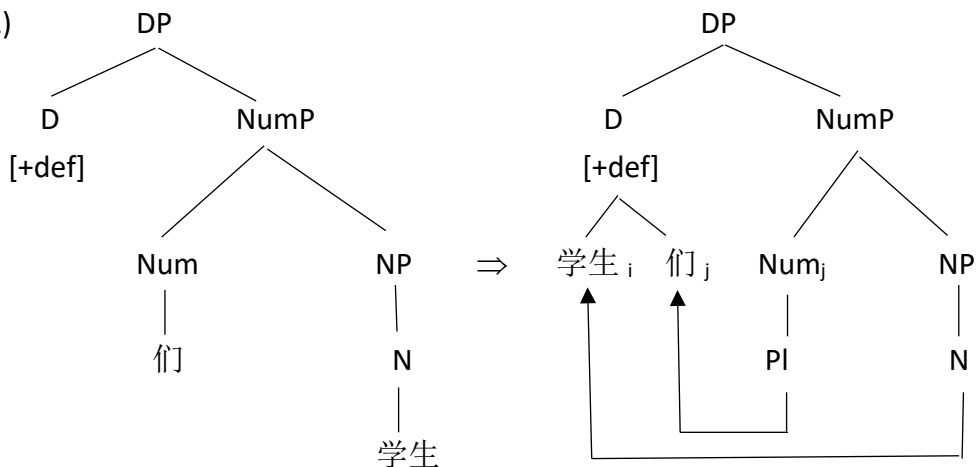
除了以上传统分析方式，形式分析则以 Li (1999) 为代表。她是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解释“们”和确数不能共现的原因，她认为“们”是个复数标记而表示单复数的标记在基底结构是位在 NumP 的中心语 Num 的位置上，数词则是 NumP 的指示语，NumP 之上是 DP，代表指称性短语，NumP 的下方是 CIP 量词短语，再下来则是 NP 短语，如下图所示：

(20)



Li 主张中文的复数标记虽然基底结构在 Num 的位置，但必须在虚范畴 D 上实现，所以“们”必须从 Num 这个位置移位到 D 的位置上，而 D 带有 [+def] 这个有定属性，此属性会激发名词的移位，所以普通名词要得到有定的意思就会从 N 的位置移位到 D 的位置，而“们”就嫁接到位于 D 上的普通名词，所以“孩子们”语义上一定是指称有定的孩子。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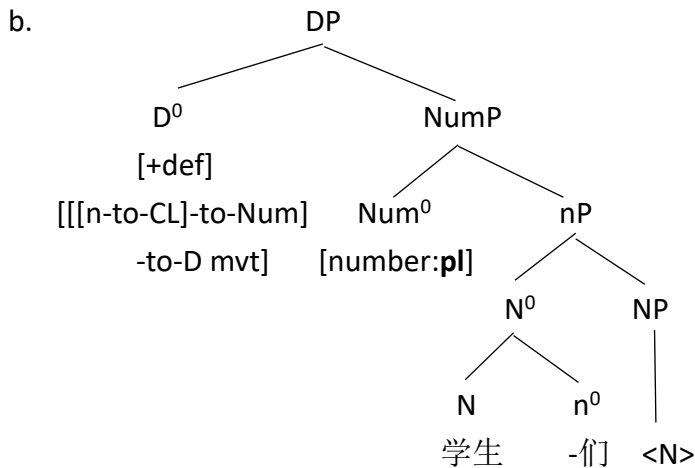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如果普通名词有数量词修饰如图(20)，则普通名词“学生”无法移位到 D 的位置，因为中心语到中心语的移位会被量词中心语“个”阻碍而违反中心语

到中心语的移位限制，因此在图(20)中，“们”无法嫁接到名词“学生”上，导致“三个学生们”的不合法。另一方面，Li 也注意到“这些学生们”是可说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占据在 D 的位置，所以“们”反而必须实现在 N 上而不是 D 上。

Yang (2005)的分析也是另外一个形式分析。她提议 DP 和 NP 之间除了 NumP 和 CLP 外还有一个小 nP 在 NP 之上。Yang 采纳了 Chierchia(1998)有关中文名词指称种类(概念)的想法，这个小 n 的功能就是把名词所指称的概念转换成指称个体用法的短语。以“孩子”为例，假设原来只有三个孩子 a, b, c，那么“孩子”指称整体孩子的概念，小 n 则是将“孩子”的概念变成个体，可以是单数个体，也可以是复数个体，所以小 nP 的指称通常是 {a,b,c}, {a,b},{a,c},{b,c},{a,b,c}}。但是小 nP 的中心语若由“们”来实现，则“们”会把 nP 指称中的复数个体挑出，排除单数个体。

有关“们”的句法结构，她的具体主张如下 (Yang 2005, 123-124):

(22) a. 学生们



根据 Yang, N 到 n 的移位是个必要移位，而且满足“们”的词缀用法，接下来的 n 到 Num 到 D 的移位则是受 D 的 [+def] 所触发，并且将 Num 的复数特征一并带上。

在上面的假设之下，Yang 解释了为何数量词不可以和“们”共现。根据 Yang (2005: 124)，量词的功能是要从 nP 的指称中把单数个体挑出来，但是当 nP 的中心语是“们”时，nP_们所指称的集合只包括复数个体，因此量词的语义功能和 nP_们冲突，也就是，CL 和 nP_们组合起来时会产生空集合，所以数量词不行和“们”共现。Yang 的分析虽然和大陆内地学者的传统分析不完全一样，但思路一致，也就是，名词和“们”先组合，因此阻碍了数词的使用，只是她透过形式工具更加具体化了分析的内容。

另外一个形式分析则是李亚非(2015)所提出。他指出 Li (1999)的分析预测只要名词短语有量词出现，“们”就不可出现，但这与事实不符。他举出不管是个体量词还是群体量词，都完全可和“们”共享，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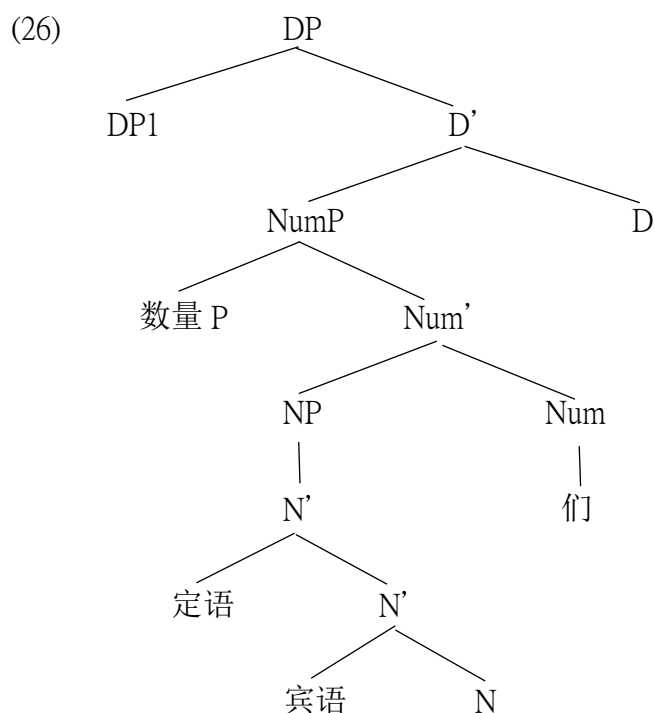
- (23) a. 十几名还没有学过代数的学生们都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b. 一群新员工们在礼堂里聊天。

李亚非指出李文分析的另一问题是她的分析会错误地允许关系从句出现在被修饰的名词后如例(24)，因为关系从句不是核心语，不会阻碍名词与量词的移位。

(24) *老师接待了学生们没有学过代数的。

因此，李亚非提出下面(25)另外一组假设以及汉语的名词短语结构如(26)。

- (25) a. 汉语名词性短语是核心成分后置结构。
 b. “们”不是名词后缀，而是依附于短语的附着语素(clitic);其语义涵意为表达含混数量(vague quantity)的复数。
 c. 数量组合作为一个句法成分，处于 NumP 的详指位置(Spec)。



上面假设(25b)的证据可由例句(27)中的“们”既涵盖“要退休的老师”也涵盖“新来的学生”获得证明

(27) [新来的]学生和[要退休的]老师们

根据李亚非(2015: 103)的说法“们”在语义上表达含混数量，和“们”相冲突的

不是量词而是表达精确数量的数词。

Jiang (2017) 也提出另一套形式分析。句法上，她提出“们”是个复数词缀，是 AssPIP 短语的中心语并以 NP 为其补语，如图(28b)所示，名词中心语则必须移位到“们”上来实现名词的复数性。语义上，她则假设普通名词指称种类，语义类别是 $\langle e^k \rangle$ (请参照 Carlson 1977)，“们”的语义功能则是将名词短语所指称的种类，转换成个体数大于或等于 2 的复数群体集合，语义类别是 $\langle e, t \rangle$ ，种类转换成群体是透过一个群体函数 G 来运作，但是不同于 Yang (2005)，Jiang (2017) 认为“N-们”的定指及殊指用法是不需要透过投射 DP 结构来达成，而是透过隐性算子比如 iota 来获得 (Chierchia 1998; Dayal 2004)。其主张的分析如下 (Jiang 2017: 224):

(28) a. 学生们

- b.
$$\begin{array}{c} \text{AssPIP (=集合复数短语 'associative plural phrase')} \\ \swarrow \quad \searrow \\ \text{AssPL} \quad \text{NP} \\ \text{-men:} \langle e^k, \langle e, t \rangle \rangle \quad \text{xuesheng:} \langle e^k \rangle \end{array}$$
- c. $[[\text{xuesheng}]] = \overset{\cap}{\lambda} \text{students} \quad \langle e^k \rangle$
- d. $[[\text{-men}]] = \lambda k \lambda Y [\overset{\cup}{\lambda} \text{K}_{\text{human}} \ \& \ |Y| \geq 2 \ \& \ G(k) = Y] \quad \langle e^k, \langle e, t \rangle \rangle$
- e. $[[\text{xuesheng-men}]] = \lambda Y [\overset{\cap}{\lambda} \text{students} \ \& \ |Y| \geq 2 \ \& \ G(\overset{\cap}{\lambda} \text{students}) = Y] \quad \langle e, t \rangle$
- f. $\iota ([[\text{xuesheng-men}]]]) = \iota Y [\overset{\cap}{\lambda} \text{students} \ \& \ |Y| \geq 2 \ \& \ G(\overset{\cap}{\lambda} \text{students}) = Y] \langle e \rangle$ (via iota)

此外，根据 Jiang (2017: 230) 的看法，“*三个学生们”的结构是 $[_{CIP} [_{NumP} \text{三} [_{Cl} \text{个} [_{AssPIP} \text{们} [_{N} \text{学生}]]]]]$ ，也就是量词‘个’以上图(28b)为补语，但是‘个学生们’无法做语义合成，因为个体量词的语义功能和 N-们的指称有所冲突，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个体量词的功能是把种类转换成实现那个种类的原子个体的集合，然而名词一旦和“们”结合后，其语义指称就不再是种类，而是复数的群体，也就是说，“个”要求其补语是类别 $\langle e^k \rangle$ ，但“学生们”的语义类别却是 $\langle e, t \rangle$ 如(28e)所示，所以有类别冲突问题。换句话说，根据 Jiang 的分析，其实不是数词让确数结构和“们”不相容，而是量词和“们”的用法不相容。另一方面，根据 Jiang (20017: 228)，群体量词如“那一群孩子们”中的“群”可和“NP-们”组合运算，因为群体量词有一派生用法，使得它们可以和群体名词短语做语义运算。总而言之，Jiang 对确数结构和“们”的不相容问题做出了具体解释，她的解释在精神上和传统说明其实也相差不远。

4. 前人分析的问题

前人有关数量词和“们”的不相容问题，除 Li (1999) 外，大部分都架构在一个假设

上，也就是名词(短语)会先与“们”组合得到集合量、模糊量或是复数义后，然后再与表个体化的数量词语组合，因而导致语义冲突，然而诚如陈玉梅(2015)指出，这个假设应该是错的，许多语言事实告诉我们“们”的辖域应该是整个名词短语而不仅是名词，也就是，当名词有修饰语时，包含关系从句、概数修饰语等，名词应该先与修饰成分组合，然后整体再与“们”组合，我们在2.5节已经举了很多例子来支持这样的看法。

此外，“们”也常和称呼语共现，如“各位先生、女士、记者、朋友们”中的“们”，其辖域显然不仅是“朋友”，而是也包含“先生、女士、记者”，但“们”如果是跟“先生、女士、记者、朋友”先组合完后再跟“各位”组合的话，那么前人的分析应该判定此用法不恰当，因为“各位”的功能正是个体化的功能，和“们”的集体化，群体化或复数化功能是冲突的。同样的，“每个孩子们”也显示“们”是附着在完整名词短语“每个孩子”上，而不是只在“孩子”上或是“一个孩子”上。

如果上面的讨论正确的话，这表示当“们”和确数结构或是概数结构同现时，应该也是数量词先和名词组合后的整体再与“们”组合，也就是结构上应该是(29a)而不是(29b):

(29) a. [[Num CI N] 们]

b. *[Num CI [N 们]]

如果这个结构才是正确的话，那么传统分析或是 Yang (2005)的形式分析就不可能是对的，因为“Num CI”的个体化功能是针对名词而不是“名词+们”来做运算。

有关数量词的个体化和“们”的集体、整体或群体义不一致，因而导致“们”和数量名词短语的不相容，这样的说法还有一严重问题。在讨论“们”和数量名词短语的共现问题上，前人文献都聚焦在无定确数名词短语不可和“们”共现，但模糊数量词或群体数量词则可，但少有人特别观察有定名词短语中确数和“们”的共现情形，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数量词前头，不管是确数还是概数，只要带上指示词“这”或“那”，“们”的使用并无问题，前人文献就有相关例句，比方说前面章节已经讨论的例句(17d):

(17d) 还有那七个抢犯，全都精武术 贺照雄也是练家子 师傅总得先跟那
七个小辈们交一回子手，然后才能在四外放火，也得个工夫呢。

又比如(30)中的例句，全部取材自互联网的实例，虽然都带有确数，但都是合格的句子，实际上，读者若在互联网上搜寻，可发现大量有定确数名词短语和“们”共现的例句，这表示这类型的语料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笔误或口误。²

² 陈俊和(2009: 93)讨论了带精确数量的有定结构，认为是不合格的句子，并举(i)为例:

不过我们也要提醒读者，如脚注 2 的说明，部分人的方言可能不接受有定精确数量名词短语和“们”共现，这部分的差异或许表示“们”的语法在变化中或是有方言上的差异。

- (30) a. 后面的话是说给今天招来的那六个孩子们听的。
b. 这么一想我好对不起我的那三个朋友们。
c. 我能理解那三个孩子们为何敢不听话不打扫教室，因为有家长支持他们不扫地。
d. 昨天熬夜网上看的，太心疼松鼠迅哥了。都没人选他，最后还一个人去救那五个兄弟们。

如果数量词的个体化和“们”的群体或集体义不相容，为何上面的例句都能说呢？为什么有定的“这”/那 + Num + N + 们”和无定的“Num + N + 们”会形成对比呢？文献上的既有传统分析无法解释这个区别，利用现代语言学方法为分析工具如 Li (1990), Yang (2005), 李亚非(2015), Jiang(2017)等也都无法区辨带有精确数量的有定和无定名词短语，他们的分析都会把(17d)和(30)中的例句错误地判定为不合格，但真正不合格的结构是带有表精确数量的无定结构而已，比方说，李亚非主张“们”附着在短语上而不是在名词上，按他的分析，“那三个孩子们”，其结构如下：

(31) [[DP 那 [D' [NumP 三个 [NP 孩子们]]]]

但“孩子们”的模糊量不是应该和“三”的精确数量产生冲突而不能说吗？为何可说呢？又比方说，全称量化名词组“每一个孩子们”，按照我们所收集的大量资料也是可说的，前文已经给了一些例子。按李亚非的分析，这个名词短语的结构应是(32)。

(32) [DP 每 [D' 一个 [NP 孩子们]]]

(32)引起了两个问题。第一，“们”的模糊量和数字“一”的精确数量是冲突的。其二，“们”的复数义和“一”的单数义是冲突的，所以按照李文的分析，全称名词组“每一个孩子们”是不可说的，这和语言事实明显不合。所以即便李文的分析是把“们”当作短语附着词而不是名词附着词，他的分析和其他传统分析以及前文所提的审查人建议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至于 Jiang (2017)的分析，虽然她正确地指出一些前人观察的缺失，但是其

-
- (i) *那三个女人们只顾拍摄，一点都没察觉到四周的变化。

例句(i)的合格度，我们留给读者自行判断，但(30)里的句子我们听起来的确都是合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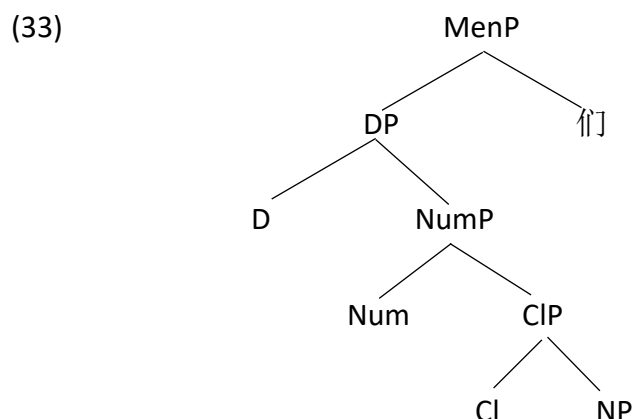
分析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她的分析预测，只要有个体量词出现，“们”就不能出现，这跟前文所讨论的许多语言事实显然不合。另外，Jiang (2017) 把“NP-们”处理成语义类别为<e,t>的群体集合，这又表示，“NP 们”可当谓语，显然也是有违语言事实，因为“*他们是学生们”是不合格的句子。³

很清楚地，前人的分析似乎只关注在无定的确数名词短语上，而把有定的确数名词短语给忽略了，但如何解释有定确数名词短语为何可以和“们”共现其实和解释“们”为何和无定确数名词短语不相容同等重要，这应该是同一问题的两面。

至于用“们”的已知讯息和数量所表达的新讯息冲突来解释数量和“们”不可共现也是有其局限之处。我们前文提到，和确数不一样，许多概数其实可以和“们”共现，而且那些概数所出现的语境代表了新讯息，这表示“们”并非本质上表示旧讯息，否则大部分概数和“们”共现的句子应该都是不合格的句子。

5. 本文的提案

根据前文的讨论，指人名词或名词短语后的“们”，其辖域是整个名词短语，基于此，我们提议“们”在结构上的位置在 DP 外头，以 DP 为其补语，如下图：⁴



这个结构表示“们”是个虚范畴中心语并选择 DP 当补语⁵，因此“们”可对其补语做句法或语义选择限制，比如有生名词要求，就可透过中心语和补语间的选择限制关系表达出来。至于“们”到底表达甚么意思？我们认为“们”的语义基本上和复数义的确有很大关联性，我们主张它是个非强制使用的复数个体标记，

³ Jiang(2017)自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p.224: ft.23)，她指出这个问题也同样会出现在主张 DP 的分析，这个论点并不完全正确，在下节，我们会提出“-们”只会选择语义类别为<e>或是可透过选择函数机制来产生个体的类别<<e,t>,t>的名词短语为补语。在句法结构上，语义类别<e>或类别<<e,t>,t>会对应到带有 DP 或 QP 的定词短语或量词短语，因此，将“-们”当作是 DP/QP 以外的中心语不但不需要将“N-们”分析为述语，并且最能直接反映语义-句法的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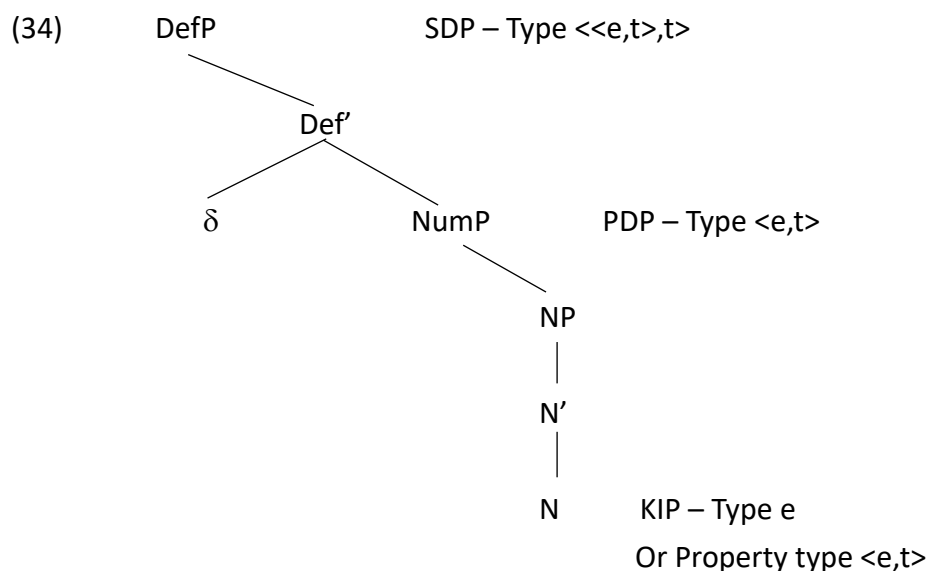
⁴ “们”也有可能只是个附着语(clitic)，本文不讨论附着语和中心语的差别。

⁵ 汉语中心语在后的虚范畴还有“呢”，“吗”等句末助词。

因为是个体标记，“们”所选择的 DP 名词短语就必须是能引介类别 e 的名词短语。请注意复数个体标记和复数化的概念是不同的，前者只能贴在类别 e 的个体上，后者则是对类别 $\langle e, t \rangle$ 的谓语产生作用，比如英文的 -s 标记，其作用的名词就是类别 $\langle e, t \rangle$ ，将原本只指称单数的个体集合变成也包含复数的个体集合，比如从 $\{a, b, c\}$ 变成 $\{a, b, c, a \oplus b, b \oplus c, a \oplus c, a \oplus b \oplus c\}$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文的“们”和英文的 -s 行为是不同的。

“们”必须以 DP 为其补语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们”不会直接和 NP 或 NumP 组合。文献上，特别是形式语法的相关文献，有关 DP 和 NP/NumP 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DP 在语义上是指称性成分，可指称类别 e 的个体，NP/NumP 则是述谓成分。所谓述谓成份，就是用来描述个体论元的谓语，语义类别是 $\langle e, t \rangle$ ，也就是个体的集合，是个带上个体论元后会输出真假值的函数，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不及物动词如“笑”、“哭”等，但普通名词也是属于此类别，以“学生”为例，这个名词基本上是在描述个体论元是否具有学生的特征，有此特征的，就在“学生”的外延集合里，所以“学生”也是类别 $\langle e, t \rangle$ 的谓语。⁶

各式名词性短语和语义类别间的对应关系文献上早有讨论，如 Szabolcsi (1987), Stowell (1989, 1991), Longobardi (1994, 2001) 等。Zamparelli (2000) 的多层次 DP 假设 (Multi-Layered DP Hypothesis) 就主张数量名词短语的语义是数量谓语 (Cardinality Predicate) 时，就会出现在 DP 结构中的较低位置，其语义类别是 $\langle e, t \rangle$ 。Guillemin (2011: 231) 也做了类似假设，根据他们的看法，较高的 DP 会对应到类别 $\langle \langle e, t \rangle, t \rangle$ (或是类别 e)，被数量词修饰的名词短语则是对应到类别 $\langle e, t \rangle$ ，最低的 NP 对应到 $\langle e, t \rangle$ (或是类别 e，如果中心语名词被解释成种类的话)。



⁶ 普通名词在语义上充当谓语，语义类别是 $\langle e, t \rangle$ 这样的观点，请读者自行参看形式语义学的诸多文献介绍，本文采纳这个被人广为接纳的假设。但若把普通名词当作种类专名来看的话，语义类别就变成类别 e (请参阅 Carlson 1977, Chierchia 1998)。

认为 NumP 的语义类别是 $\langle e, t \rangle$ 的语言学家还有很多，如 Matthewson (2001), Landman (2003, 2004), Mathieu (2009), Gebhardt (2009), Rothstein (2013) 等，仅举几例。

本文采纳上述学者的观点，提议将汉语数量名词短语分析成 $\langle e, t \rangle$ 的语义类别，NumP 的具体语义运算如下：

(35) a. 三本书

b. $\llbracket \text{本} \rrbracket = \lambda P. \lambda n \lambda x. P(x) \wedge \text{OU}_{\text{本}}(x) = n$ (OU = object unit)

c. $\llbracket \text{三} \rrbracket = 3$

d. $\llbracket \text{書} \rrbracket = \lambda x. \text{books}(x)$

e. $\llbracket \text{本書} \rrbracket = \lambda n \lambda x. \text{books}(x) \wedge \text{OU}_{\text{本}}(x) = n$

f. $\llbracket \text{三本書} \rrbracket = \lambda x. \text{books}(x) \wedge \text{OU}_{\text{本}}(x) = 3$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无定数量名词短语在主语位置前必须加上“有”字，句子才合格，如例句(36)。

(36) *(有)三个孩子在哭。

根据林若望(撰写中)，“有”字的出现正是因为无定数量名词短语的语义类别是 $\langle e, t \rangle$ 。所以“三个孩子”的语义是 $\lambda x. \text{kids}(x) \wedge \text{OU}_{\uparrow}(x) = 3$ ，因为这个语义不是类别 e ，也不是类别 $\langle \langle e, t \rangle, t \rangle$ ，因此无法和语义类别也是 $\langle e, t \rangle$ 的动词短语“在哭”($\lambda x. x \text{ cry}$) 做语义上的函数运算，但两个互为姐妹节点的 $\langle e, t \rangle$ 短语却可透过 Heim & Kratzer (1998) 的述语修饰规则(predicate modification) 来做语义组合运算，得到另一个也是 $\langle e, t \rangle$ 的述语，也就是 $\lambda x. x \text{ are kids} \wedge \text{OU}_{\uparrow}(x) = 3 \wedge x \text{ cry}$ 。因为变项 x 尚未被算子闭锁形成命题，整个句子无法表达真假，所以“有”字就出现了。“有”的功能就是用存在算子来闭锁 x 这个变项，让原本语义上表 $\langle e, t \rangle$ 的谓语表达式成为可表真假的命题 (亦请参阅 Cheng (1994))。“有”的语义可定义如下：⁷

(37) $\llbracket \text{有} \rrbracket = \lambda P_{\langle e, t \rangle} \exists x. P(x)$

如果上面有关 DP 和 NP/NumP 的区别正确的话，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们”句法分布的假设是：“们”只能选择指称性的 DP 为其补语，我们姑且称之为“们”的指称性假设。

⁷ 请注意，宾语位置的无定数量名词短语也需存在闭锁，但不是透过“有”，而是透过 Diesing (1992) 的隐形存在算子在 VP 层次做存在闭锁，或是透过动词的语义做存在闭锁，本文不对此作深入讨论。

(38) “们”的指称性假设

和“们”共现的名词短语必须是指称性的 DP，而不是述谓性的 NP/NumP。

根据 Montague(1973)以及 Partee (1987)，指称性 DP 的类别可以是类别 e，指称个体，或是类别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指称特征的集合，也叫做广义量词(generalized quantifier)。广义量词以 $\langle e,t \rangle$ 类别的谓语当论元，然后得到真假值。举专有名词“马云”为例，专有名词的典型语义解释是类别 e，指称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马云”就指称马云那个独一无二的人。但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特征，比方说马云的特征是类似下面的一个集合：

(39) {是中国人，出生于杭州，亚洲首富，阿里巴巴集团，淘宝网创始人...}
= $\lambda P.P(\text{马云})$

具有(39)那个集合里特征的人就是马云那个人，所以专有名词的语义也可以不看成是个体，而看成是定义那个个体的特征的集合，这种特征的集合就是 Montague (1973)所谓的广义量词，语义类别是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

其他的 DP 表达式都一样，“那三个人”可指称由特定三个人所构成的复数个体，语义类别 e，也可看成“那三个人”都具有的特征的集合，类别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

量化性的 DP 如“每(一)个人”通常被分析成指称每一个人都具有的特征的集合，语义类别是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不过后文会进一步说明，部分量化名词短语其实可透过选择函数机制来抽取出个体，包含全称量词，“大部分”，“很多”等等。总而言之，DP 的语义可以指称个体，也可以指称表特征集合的广义量词。

在 Montague-Partee 的假说以及(38)这个“们”的指称性假设下，我们可推论：

(40) 和“们”共现的名词短语必须是指称类别 e 的个体或是可抽取出个体的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广义量词。

下文的重点就是要探讨如何利用(38)和(40)这样的假设来解释名词短语后的“们”的分布。

在此之前，我们先提醒读者专有名词和代名词后的“们”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这两种用法都有他们不同于“名词短语+们”的独特性。首先考虑“你和他们”这样的联合短语。这个名词短语只有一个语义解释，也就是“你”是单数，“他们”是复数，换句话说“们”并非在句法部门才附着在“你和他”这个名词短语上，由此可见，“他们”很可能是在词库里就直接产生，不是在句法上才衍生出来。

至于“专有名词+们”。文献指出像“马云们”这样的短语有两个意思，一个表示马云和其他人，另一个表示具有和马云同样特征的人。我们认为“马云们”会

有两个意思可能是因为“马云”可以解读为专有名词，指称个体或是转类为普通名词，指称具有马云特征的人。当“马云”指称个体并和“们”合用时，因为“们”的复数性要求无法被单一个体满足，迫使“马云们”产生语义延伸的用法，表达马云和其他人的语义出来，以满足“们”的复数要求。我们认为专有名词加“们”是“们”复数语义要求下的语义延伸特殊用法，并不是典型的“们”的语义，因为有定名词短语加“们”不会得到类似的意思，比方说，Lan (2010: 8)就指出“你的那个朋友们”并无你的那个朋友及其他人的语义。同样地，“那班学生们”这个名词短语也不会有“那班学生和其他人”的语义，这表示专有名词加“们”的这个语义是必须另外处理的结构，本文不讨论这个用法。第二个语义则可当成一般名词来处理，产生像(41)的例句：

(41) 这场历时 20 年的互联网运动中，马云和马化腾们以技术和模式创新，改变了很多产业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式，再造了秩序和游戏规则。

6. MenP 假设下不可和“们”共现的名词短语

如果“们”必须选择指称性 DP 当作它的补语，其结果就是“们”应该无法和语义类别为<e,t>的述谓性 NP 或 NumP 并用，这个预测是正确的。一个常被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当名词短语表示判断，属性或做谓语使用时，“们”就不能出现，比方说下面例句都是不好的句子。

(42) 我真想不出，彼此不能交谈，怎能成为朋友(?们) (张谊生 2001: 204)

(43) 论年龄，他们几个都快老太婆(*们)了。 (张谊生 2001: 203)

(44) 他们是学生(*们)。

上面这些例子不好的原因正是因为名词短语表示判断、属性或做谓语使用时，其句法投射是 NP，而不是 DP，语义类别是<e,t>，而不是 e 或<e,t>,t>。⁸

(38)或是(40)这条限制的另一个重要预测就是“们”不能和数量名词短语(NumP)一起使用，因为数量名词短语的语义类别是<e,t>。也就是，数量名词短语和属性或谓语名词短语不可以和“们”共现的原因是同样的：它们的语义类别都是谓语的 <e,t>，而不是指称性的 e 或<<e,t>,t>。这样分析的一个很大好处是把不同的两个现象归并于同一个因素，实现语言的经济性解释。

童盛强(2002)所讨论的“*汉语系有很多留学生们”的情形类似。当“有”作为存现动词时可带宾语，但宾语不可以是有定宾语，也就是不能是 DP，但可以是

⁸ 一位审查人问，为甚么“学生们”不能藉由类别转换由 e 变成<e,t>。如果假设普通名词基本语义类别是<e,t>，那么一开始，“们”就不能使用，也就没有后续类别转换。如果普通名词要先类别转换为 e 或是移位到 D 来获得 e 的解读，之后再转回类别<e,t>，这可能有经济性考虑而不被允准。

普通名词如“汉语系有留学生”或是数量名词短语如“汉语系有三个留学生”。从语用角度来说，有定名词短语常预设所指称个体的存在，个体既已存在，就不适合再用存现句来说明他们的存在。但光杆名词或是数量无定名词短语并不预设个体之存在，因此适合用存现句来表示他们的存在。又光杆或无定名词短语语义类别属<e,t>，所以童盛强的例句“*汉语系有很多留学生们”不能说，这也符合我们假设的预测。

不过“有”字句带有定宾语的情形并不是没有，甚至也可带“们”，如例句(45)，这又是为什么呢？

(45) 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们。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英文存现句的有定效应。英文表存在的“there be + NP + XP”句型，“there be”后的名词短语只能是无定，而不能是有定。

(46) a. There are two books on the table.

b. *There are the two books on the table.

但很多语言学家也指出，有定名词短语在特定语境下，句子也是合格的，如(47)和(48)，两组例句皆取自 Abbott (1993)。

(47) A: Is there anything to eat?

B: Well, there's the leftover chicken from last night.

(48) A: I guess we've called everybody.

B: No, there's still Mary and Jo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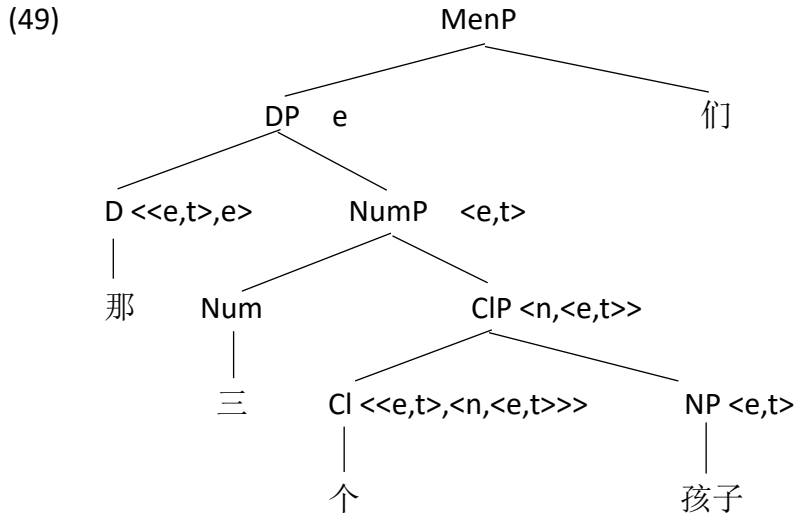
根据 Abbott 的看法，(47)和(48)的句子有定宾语之所以合格是因为这些例句语用上已经不再预设指称个体的存在，所以可出现在存在句里。以例句(47)为例，说话者可能已经忘了剩饭菜的存在，所以剩饭菜就不在预设中存在，因此听话者可用有定宾语“the leftover chicken”来宣称剩饭菜的存在。我们认为(45)句应该类似，“我的父老乡亲”如果不被存在预设，就不会有宣称存在与预设存在的冲突，所以(45)反而可用来进一步支持“们”只能和 DP 一起使用这样一个假设。

7. MenP 假设下可和“们”共现的名词短语

我们的分析预测了类别 e 或可从<<e,t>,t>抽取个体的名词短语可以和“们”共现，接着我们就来看看是否如此。

基本上，专有名词除外，名词短语是否为类别 e 或<<e,t>,t>主要是看是否有 D 的出现，如果有 D 的成分而且其类别是<<e,t>,e>，或是<<e,t>, <<e,t>,t>>的

话，那么那个名词短语就会是类别 e 或 $\langle\langle e,t\rangle,t\rangle$ 。指示词“这”和“那”就是属于前者，它们的语义功能基本上和英文的定冠词“the”差异不大，所以“那些孩子”或是“那三个孩子”都可以和“们”共现，如下图：



“那些孩子”的情形也类似，“那三个孩子”及“那些孩子”都是指称复数的有定个体，语义类别都是 e ，所以都可以和“们”共现。

我们在此强调，因为“们”看的是其邻近姊妹节点的最终语义类别，所以有定名词短语中的数量词，如例(49)中的“三个”，并不会影响“们”的使用，这是我和前人分析的一个极大差异处。前人的分析会把“那五个孩子们”这样的有定名词短语判定为不合格，本文的分析则判定为合格。

前文我们提到可以和“们”共现的名词短语的频率，有定名词短语是排在最前头的，这或许是因为类别 e 是最典型的指称性类别。

接着我们来看 $\langle\langle e,t\rangle,t\rangle$ 类的名词短语，此类名词短语基本上是量化性名词短语，表特征的集合，通常是以一个类别为 $\langle\langle e,t\rangle,\langle\langle e,t\rangle,t\rangle\rangle$ 的 D 为中心语，典型的例子是全称限定词，如“每个孩子”中的“每”。当“每”和“(一)个孩子”组合后，其语义类别就变成 $\langle\langle e,t\rangle,t\rangle$ ，表达了每个孩子都具有的特征的集合，也就是下面的广义量词语义。

$$(50) \text{ 〔每(一)个孩子〕} = \lambda P.\forall x[\text{child}(x) \rightarrow P(x)]$$

根据陈玉梅(2015: 21)的语料调查，“每”可以和“们”共现。前文例句(19)我们也提供了三个例证。下面是另外两个互联网上搜集到的句子：

- (51) a. 在与她相处三年多的时间里，婆婆让我惊讶的是，她做到了每个母亲的梦想：她的**每个孩子**们感情都非常地亲密，就算他们有不同的父亲。
 b. 藉由歌声传递爱与温暖，直达**每个孩子**们的心中，让每个孩子都有动力

继续改变。

有关上面例句，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首先，“每个孩子”是单数还是复数？第二，为甚么在与“们”共享的梯级上，全称量词的梯级会比有定名词短语的梯级低呢？我们认为“每个孩子”既是单数也是复数。单数是句法上的单数，复数是语义上的复数。请看下面两个例句。

(52) 每个被骗的人都不相信是老张欺骗了他。

(53) 每个农夫都说是政府欺骗了他们。

(52)句用句法上单数的“他”来回指“每个人”，此时，“他”和全称量化词在句法上的数保持一致，并充当后者的约束变项(bound variable)，因此，“他”所指称的个体会随着“每个被骗的人”所指定的对象在跟着变动。(53)则不同，“农夫”由复数代名词“他们”回指，这是因为说话者把“每个农夫”所引介的一个一个农夫整并成言谈中的一个复数个体，所以可以指称语义上的复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51)中的“们”并没有单复数的一致冲突。稍后我们会说明，部分量化名词短语其实可透过 Reinhart (1997)的选择函数机制来抽取复数个体，而全称量化名词短语正是允许选择函数运作的一种广义量词。⁹

我们要特别强调，根据我们的分析，“们”是位在“每一个 N”的外头，所以很多个“一个 N”可以构成了语义上的复数，满足了“们”的复数要求。但是传统分析或是 Yang(2005)，李亚非(2015)，或是 Jiang(2017)的分析方式，就会把“N-们”先组合起来，再跟“一个”组合，这种分析，无可避免的会产生“数”的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51)中的例句支持了本文的提案，也反驳了传统分析或是 Yang(2005)，李亚非(2015)，Jiang(2017)等的分析方式。

至于第二个问题，关于全称量化词和“们”的连用可能性为何较低？这有可能是因为全称量化名词短语的核心意义本来是语义类别为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的广义量词，并不直接指称个体，而是要透过其他机制，比如下文将讨论的选择函数机制来抽取个体，因为这个过程是额外的复杂过程，不若直接指称个体来得直接，因此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类的全称量化名词短语与“们”的共现性较弱。

除了“每”外，其他还有一些表全体的量化词如“全体”，“所有”也都可以和“们”共现，只是这些全称词不需使用量词，而是会加上“的”来修饰名词，如“所有的孩子们”或是“全体(的)弟兄们”。虽然这些全称量化词是不是出现在 D 的位置比较有争议，但就语义分析而言，他们的确是可被归类为 $\langle\langle e,t \rangle,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rangle$ 。或许不带量词的全称量化词可分析成 DP 的详指语。

全称量化词外，汉语还有一些非全称量化词也是带“的”的修饰语，如“大部分的”，“少部分的”，这些量化词和“们”的共现频率似乎较全称量化词低，且百

⁹ 根据 Lin (1998)的分析，“每”的语义功能正是要形成类别 e 的复数个体，详细分析，请参阅 Lin (1998)。

分比越低的，越不易和“们”共现，如：

- (54) a. 在英国，**大部分**的孩子们在 7 岁的时候开始进入英国小学（Prep school）进行小学课程的学习，小学一般为 6 年。
b. 虽然大部分的孩子都排挤她，但依旧有**少部分**的孩子们愿意包容她。

“大部分的”的分析可以和全称量化词的分析一样，把他们视为 DP 的详指语，和名词组合后得到 $\langle\langle e, t \rangle, t \rangle$ 的意思，但一样可透过选择函数机制来抽取复数个体，因为 $\langle\langle e, t \rangle, t \rangle$ 不直接指称个体，所以和“们”共现的使用频率也较低，而且低于全称量化名词短语，这可能是因为“大部份的 N”这类型的名词短语比全称量化名词短语在语用上更不易抽取出所指的复数群体是哪个群体所致，“少部分”则又更加不容易指认出是哪个复数群体。

“们”的使用和高辨识度的复数群体相关这点可由下面的事实获得印证。有关全称量化词和“们”的共现分布，陈玉梅(2015: 21)发现在她所收集的所有语料里，“们”和“任何”共现的例子是零个。为什么“任何”就不行和“们”共现呢？我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任何 N”比任何一个全称量化名词短语更不具指称性。“任何-N”有两个涵意，一个是用作否定极项词，如“我不认识任何语言学家”，此时“任何-N”不指称任何个体，其范畴在否定词之下，其语义较像是无定名词短语，其引介的变项会被否定词下的存在算子所约束。“任何 N”的第二个涵意是任指用法，如“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此时不指称具体的个体，而是指称可能世界中的可能个体，但此个体未必存在，也就是，内涵性个体，不管是哪一种涵意，“任何 N”的语义都无法指称现实世界的具体个体，所以和“们”无法共现。

除了上面这些量化词外，我们还有一些量化词像是“很多”，“一些”等需要说明，如下面网络上搜寻的例句。

- (55) a. 这也代表(有)很多孩子们即将踏上高中的第一年。
b. 由于现在的信息很容易取得，(有)一些学生们会有一些学习上的误解，就是以为“学的东西很难都看不懂”才叫做学到东西。

这类型的概数无定名词短语和确数无定名词短语一样都可和“有”共现，然而此时的“有”常常是可有可无，我们猜测这里的“有”可能是定语性的“有”，所以“有很多孩子”和“有一些孩子”其实是 DP 短语，我们后文会有较详细的讨论，另外按照 Reinhart (1997), *some, many* 这样的无定量化词可透过选择函数来抽取出所指称的个体。

一位匿名审查人指出，不能和“们”共现的名词短语还包括否定名词短语，如(56a)，我们发现被“很少”修饰的名词短语似乎也不能带“们”，如例句(56b)。

- (56) a. 没有孩子(*们)喜欢那位老师。

b. 很少孩子(*们)喜欢那位老师。

这两种单调项特征向下含蕴的名词短语都是允许指称为空集合的名词短语，无法透过选择函数来抽取个体的量化名词短语，属极低个体辨识度名词短语。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们”的分布和语义指称有相关性。类别 e 是典型指称个体的名词短语，最容易接受“们”，类别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的广义量词有的容易，有的不易接受“们”，端赖形成个体的辨识难易度而定。类别 $\langle e,t \rangle$ 则是谓语成分，不可当指称性论元，因而不可和“们”共现，我们可用下面梯级呈现这个差异：

$$(57) \quad e >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 ?\langle\langle e,t \rangle, t \rangle > ??\langle e,t \rangle > \begin{cases} * \langle e,t \rangle \\ * \langle e,t \rangle \end{cases}$$

这个梯级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前人文献有关“们”的观察。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梯级呢？Jin (2020) 近来有一篇有关“为甚么”-问句中量化词导致的干扰效应或许可提供我们一个技术上的解答。根据 Soh (2005) 及 Yang (2012) 的研究，当疑问词“为甚么”受某类型的量化词 C-统治时，比如单调性特征为向下含蕴的量化词，此时疑问句不合格，而量化词的单调性特征为向上含蕴时，如“每个人”，“大部分人”就无类似干扰效应。以下例句取自 Jin (2020: 348)。

(58) #没有人/很少人/最多两个人为甚么要辞职？

(59) 大多数人/所有人/每个人为甚么都要辞职？

同时 Jin 还观察到，部分向上含蕴的量化词会产生较弱的干扰效应，且这个弱干扰效应在一些特定语境或语用环境，比如补语子句，可能会消失，如下面对比显示 (Jin: 348-349):

(60) ?至少三个人/超过 3 个人/3 个人/几个人为甚么要辞职？

(61) 小李(已经)知道了 3 个人/至少三个人/几个人为甚么要辞职。¹⁰

向下含蕴的量化词则是即便在补语子句也同样不合格，如(62)。

(62) #我(已经)知道了没有人/很少人/不到 3 个人为甚么辞职？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任何人”也同样有干扰效应，且无法在特定语境中被拯救。

¹⁰ (61)中的句子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完全自然的句子，但的确比(60)好，比(62)则是好非常多。

- (63) a. *任何人为甚么都要辞职?
 b. *我已经知道了任何人为甚么都要辞职。

Jin 认为量化词是否会产生干扰效应和其本身可否指称可主题化的个体有很大的关联性，他认为不会产生干扰效应的量化词，基本上都是单调性特征向上含蕴的量化名词短语，这些名词短语都可透过 Reinhart (1997) 的选择函数机制来产生符合该量词比例的个体，所谓选择函数就是一个函数 f ，其论元是一个集合 S ， f 运用到 S 就会从 S 这个集合挑出其中一个元素来当作值。Reinhart 原始分析是将选择函数运用到像 *some, a, a certain* 等无定量化词，但 Jin(2020) 举证同样分析可运用到其他单调性向上的量化名词短语，根据他的看法，这类量化词名词短语会在 D 的位置引介出选择函数变项 f ，以“大部分人”为例，就是 $[_{DP} [_{D} f]] [_{NP} \text{大部分人}]$ ，Jin (2020: 358-359) 提议其语义解释如下：

- (64) a. $[[\text{大部分}]] = \lambda P_{\langle e,t \rangle} \lambda x_e [P(x) \wedge |\text{Atoms}(x)| > 1/2 |\{y: \text{atom}(y) \wedge P(y)\}|]$
 (where $\text{Atoms}(x)$ returns the set of atomic elements of the plurality x :
 $\text{Atoms}(x) = \{y: \text{atom}(y), \text{ie.}, y \leq x \wedge \forall z. [z \neq y \rightarrow z \not\leq y]\}$)
 b. $[[f1[\text{大部分人}]]]^g = g(1)[[\text{most people}]]^g$
 $= g(1)(\lambda x_e [\text{people}(x) \wedge |\text{Atoms}(x)| > 1/2 |\{y: \text{atom}(y) \wedge \text{person}(y)\}|])$
 (f 表选择函数，选择一个包含大部分人的复数个体)

其它如“每个人”，“所有人”，“很多人”，“一些人”等都可透过类似手段来抽取出复数个体，这些量化名词短语不会有干扰效应。

根据 Jin 的分析，“为甚么”基底结构就产生在 $[\text{Spec}, \text{CP}]$ ，所以要出现在此位置以上的名词短语只能是主题化的名词短语，个体可被主体化，但因为只有单调性非向下含蕴的名词短语可透过选择函数机制来产生指称性个体，单调性向下含蕴特征的不行，因为这些短语允许空集合，但在假设上空个体不存在，所以只有前者可产生可主题化化的个体，后者不行，又因为选择函数机制的个体选择受语境影响，所以部分单调性向上含蕴的名词短语需有特定语境支撑，才容易产生特定个体，这是为甚么(60)的句子较差的缘故。有关 Jin 文的详细内容，读者可参阅原文以做更好的理解。

如果 Jin 的分析正确的话，我们可得下面结论：“们”只能贴在表复数个体的名词短语上，不同的量化词转换成个体的可能性不相同，因此和“们”的共现情形就不同。越容易透过选择函数机制在语用上抽取出个体的量化名词短语，就越容易和“们”共现，这就说明了(57)那个梯级，也说明了为何量化名词短语和“们”的共现接受度常因人而异，毕竟选择函数是否能成功抽取个体出来和语境也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8. 种类名词和“们”的共现问题

我们的分析预测了只要是“个体”应该都可以接受“们”的出现，这就预测了种类专名可以和“们”共现，因为根据 Carlson (1977)，像“dogs”这样的光杆复数名词可以分析成指称种类的个体，其类别也是 e，比方说下面例子中的“dogs”和“mammals”就是种类的专名，因为“widespread”和“are mammals”属于种类谓语，只能运用到种类名词短语上：

- (65) a. Dogs are widespread.
b. Whales are mammals.

然而根据文献上的观察，比如 Iljic (2001)等，种类名词似乎不能接受“们”，所以下面例句(66b)是不好的句子。

- (66) a. 人是从猴子演化来的/总有一天会灭绝。
b. *人们是从猴子演化来的/总有一天会灭绝。

不过我们同时也发现并非泛指名词就不能带“们”，比方说，从网络上找到的下面例句就是合格的句子。

- (67) a. 孩子们总是对任何事物好奇。
b. 女孩子们通常会把旅行幻想得很 Fancy。

(66)和(67)的最主要区别是在谓语上。前者的谓语“从猴子演化来的”或是“总有一天会灭绝”是所谓种类谓语 (kind-level predicate)，后者的谓语则是个体谓语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个体谓语可运用到个体上，但种类谓语就不行，因此有如下对比：

- (68) a. *张三是从猴子演化来的。
b. 张三总是对任何事物好奇。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我们就可以说明为何(66b)不合格，而(67a, b)合格。所谓种类专名，就是那个名词指称的是整个种类，这个种类的个体既可在真实世界里体现，也可在可能世界里体现，但语义上种类属于一个整体，无法透视构成整体里的个体，因而是语义上的内涵性单数，因此(66b)不合格。但(67)里的泛指名词不一样，因为泛指句里的泛指名词是个体的累积，是一种概括，语义上可视为是复数，所以可以带“们”。

9. 关系从句和“们”

前文提到光杆确数词修饰名词时不可带“们”。然而这些光杆数量词前头若加上一个关系从句，句子就会变好，而且比加在光杆数量词后头还要好，如(69b,c)和(70b,c)。

- (69) a. *我见了三个孩子们。
b. ?我见了三个我教过的孩子们。
c. 我见了我教过的三个孩子们。
- (70) a. *我们对五位家长们致上十二万分谢意。
b. ?我们对五位今天特地远道赶来的家长们致上十二万分谢意。
c. 我们对今天特地远道赶来的五位家长们致上十二万分谢意。

有关关系从句的位置，Chao (1968)就已经观察到关系从句可出现在数量词后头或定指词前头，如下面例句(71a,b)。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关系从句不能出现在数量词前并且在详指词后的位置，如(71c)：

- (71) a. 那一位戴眼镜的先生
b. 戴眼镜的那一位先生
c. *那戴眼镜的一位先生

这表示在(69c)和(70c)里头的关系从句必须在 DP 外头，虽然句中并未出现定指词。我们认为正是此因素认可了(69c)和(70c)中的“们”。此二句中的“们”其姊妹节点是 DP 而不是 NP，DP 外头的关系从句表示有一个隐性的 D 在结构里，因而也就认可了“们”。

至于(69b)和(70b)，此二句的关系从句位于数量词下面，所以是附加在 NP 上，照道理此二句的名词短语并非 DP，但或许是因为关系从句的使用增加了描述性，使得指称对象更为明确，让“们”的使用也变得较为可以接受。

10. “N +们”的有定性

文献上一个有关“们”的普遍认知是“N+们”的语义解释是有定的，比方说(72a)中的“家长们”就是有定而不是无定解释，或是说名词前头有关系从句时如(72b)，也都是有定解释。

- (72) a. 校长接见了家长们。
b. 校长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家长们。

然而我们已经指出，“们”的出现不能保证有定解释，特别是当无定量词出现

的时候，如(13)中的诸多例句。既然“们”的无定解释是允许的，那为何(72a)中的“N+们”只能获得有定解释呢？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前文我们指出，光杆名词可以有两种语义类别，当作种类专名解释时，是类别 e，另一可能性是当作谓语，此时类别为<e,t>。然而种类专名是单数义，而不是复数义，所以不可和“们”共现。但是<e,t>类别也不行和“们”共现，所以理论上(72a)应该是不合格的句子。

我们认为(72a)之所以合格而且会获得有定解释的原因是因为“们”要求其补足语是 DP，所以名词“家长”必须由 N 的位置移位到 D 的位置，这种移位就将原本不能带“们”的 NP 结构延伸为 DP 结构。在许多其他语言里，N-到-D 的移位是光杆名词获得指称的手段¹¹，我们认为这正是(72a)的情形，所以(72a)中的“家长”因为 N-到-D 的移位获得了有定指称并且可以带上“们”。在此请注意，如果名词有数量词修饰如“三位家长们”，句子就变成不合格，因为数量词会阻碍了 N-到-D 的移位，在这点上，我们的分析和 Li (1999)利用 N-到 D 的移位来解释“N-们”的有定义是相似的。

光杆名词必须从 N 的位置移位到 D 来获得有定解释，本来类别为<e,t>的 NP 也因而变成类别 e 的 DP，同时创造了“们”的使用条件。这个分析表示不是“们”本身具有有定解释，而是“们”要求其补足语必须是 DP，因而迫使 N 到 D 的移位，才产生有定解释。这个分析不仅说明为何(72a)“家长们”是有定解释，同时也可说明为何像(73b)这种存现结构是不合格的句子。

- (73) a. 来客人了。
b. *来客人们了。

(73a)中“客人”只能是无定解释，不允许有定解释，因为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存现结构有无定宾语限制的要求，所以(73a)的“客人”只可以是 NP。然而在(73b)里，因为“们”的出现，名词“客人”一定要从 N 移位到 D，产生一个有定 DP，否则“们”的指称性 DP 补语要求无法满足，然而为了满足“们”的指称性 DP 补语要求所产生的有定 DP 却和此句型的无定宾语限制互相冲突，因此造成了(73b)的不合格。

如果(72a)中的 N 必须移位到 D 来获得有定解释的话，(72b)中关系从句的出现是不是表示没有 N-到-D 的移位呢？如果是这样，那(72b)中“前来拜访的家人们”的有定指称解释又从何而来？

上一节我们已经说明关系从句可以附加在 DP 外头，所以(72b)中的关系从句可以是在 DP 的外头，在此假设下，N 到 D 的移位依旧是可能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则是 N 到 D 的移位没发生，但是透过关系从句的存在认可了一个隐性的有定 D 以及 DP 的投射。DP 既已存在，“们”的使用就没问题，也就是说，(72b)的语义解释其实是等同于“校长接见了前来拜访的那些家长们”。

¹¹ 请特别参看 Longobardi (1994, 1996, 2001).

有位匿名审查者指出，如果“*三位家长们”不好是因为数量词阻碍了N-到-D的移位，但是在“我教过的三个孩子们”中却因关系从句的存在而让隐性D来认可“们”，那么一个疑问是为甚么“*三位家长们”不可有隐性的D而认可“们”呢？根据这位审查人的语感，(74)是不合格的句子：

(74) 中文系有三位留学生，而且三位留学生(*们)都是从日本来的。

有关无定数量名词短语当作回指有定用法的语感判断，我们在互联网搜寻，其实可以轻易地找到例子，如下面二例：

- (75) a. 一日偶遇同在公园中散步的西尔维娅（Kate Winslet 饰）和她的四个孩子，四个孩子们的天真无邪以及小彼得忧郁孤僻的气质深深吸引了他。
b. 手掌妈妈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们都互相瞧不起。

换句话说，无定数量名词短语在适当的环境下，比方说有关系从句出现或是有主题认可的情形下，隐性的D就可被允准并进而透过选择函数机制来使“们”的使用合法。

11 主宾语的不对称现象

在2.2节，我们提到有些学者认为除了确数外，连用型数字，数字加概数，或是像“几”这样的词语不可和“们”一起出现，然而前人文献或是网络上的语料搜寻都可发现类似下面的例句：

- (76) a. 有几位孩子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把话说完整的习惯。
b. 还有七八个姑娘们齐声附和：“是呀，你今年的头水要抢了挑到哪里去呀？”（1994年 <<人民日报>>）
c. 我们将选定六位名家，且邀请他们亲自莅临，与小了他们六十、甚至七十岁的小朋友会面，六位中，有三位孩子们已经稍有认识，分别是罗门、蓉子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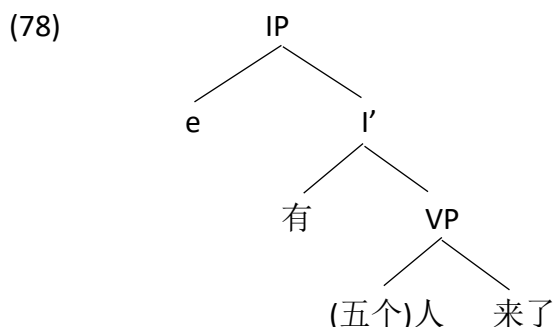
这些语料有一个重要特质，也就是这些概数(或确数)无定名词短语都出现在主语位置并且常伴随着“有”字，在语义解释上则隐含着部分指称(partitive)或分指义，这在例句(76c)特别清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无定名词短语出现在宾语位置，就不容易得到分指义，也不能和“们”共现，如下面例句：

- (77) a. ??*我们只认识几位前辈们。
b. *我们附和了七八位姑娘们的意见。

c. *校长一共接见了三位家长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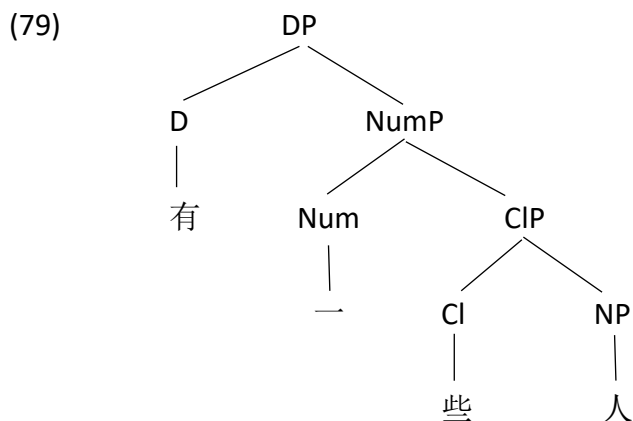
为什么会有这种主宾语的不对称现象是本节要回答的问题，但在回答问题前，我们要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蔡维天(2004)有关“有”字的看法。

一般都认为表呈现的“有”字句如“有人来了”中的“有”是助动词 (比如黄正德1988)，是一元述语，位于动词短语之上，如下图：



此时的“有”结构位置较高，和数量短语“(五个人)”并不构成一名词短语，所以“*张三骗了有(五个人)/*张三把有(五个人)骗了”是不合格的句子。

除了助动词用法，蔡维天认为在“有的人没来/有些人没来”的句式里，“有”其实是定语，是名词短语里的一部分，如下图：



所以可说“张三把有的人/有些人骗了”。此外，他还认为在语义上，“有的人”转化成“some of the people”的意思，也就是分指义；“有些人”则转化成殊指义。定语的“有”是从呈现“有”虚化而来，此虚化过程使得和邻近助动词“有”最近的主语作并入语法化，动前宾语次之，动后宾语则因为和“有”字较远，合并不易。

假设蔡维天有关“有”并入定语的主张是正确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类似(76)的例句在合格度的判断上，不同的学者常有不同的判断。我们认为接受(76)句里“们”用法的人，其实“有”已经不是助动词的“有”，而是被重新分析成定语性的存在量化词“有”，占据 D 的位置，语义上因此具备了量化词 D 常

有的量化预设，也就是分指义，所以允准了“们”的使用。另一方面这样的分析也可解释为什么(77)中的宾语不易和“们”共现，这个主宾语不对称可能正是反映蔡维天先生所提的“有”的定语语法化和距离有关。

我们在此要特别强调，真正的表数量无定名词短语其句法投影是 NP，不是 DP，语义类别是<e,t>，而不是 e 或<<e,t>,t>。比方说(80)这种句型，数量名词短语“三个学生”并不指特定学生，即使出现在主语位置也不可加“有”，如例句(81a)，或是和“们”共现，如(81b)。

(80) (老师规定)三个学生睡一张床。

(81) a. *(老师规定)有三个学生睡一张床。

b. *(老师规定)三个学生们睡一张床。

所以真正表数量的名词短语，也就是 NumP (参阅 Li 1998)和指称性的 DP 名词短语，在和“们”的合用上的确是有所区别。

最后，有位匿名审查人指出通过“有”来论证某些名词短语也是 DP，有一个潜在问题是和前文所举的如下例句有关，这些例句中的名词短语都不可加“有”但却可加上“们”。

(3a) 为了回答 (*有) 一批青年同志们的要求.....

(13a) 让 (*有) 更多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是我们的目标。

(13d) 在英国，(*有) 大部分的孩子们在 7 岁的时候开始进入英国小学(Prep school)进行小学课程的学习，小学一般为 6 年。

(13f) 妈妈不是上陈董家打牌，就是和 (*有) 一些阔太太们逛街买舶来品。

(13g) 我自己从未在孩提时代受过什么苦，可是我却有机会碰到 (*有) 很多穷苦的孩子们。

“有”不可以出现在上面(3a), (13a),(13f), (13g)，那是句法因素使然，因为“有”只出现在无定主语的前面，但是这些句子里的无定名词短语是宾语。(13d)的“大部分的孩子”虽然在主语位置，但因为它是强名词短语 (strong NP)，而不是弱名词短语(weak NP)，所以不能出现在表存在的“有”字句 (请参看 Milsark (1974, 1977)及 Barwise and Cooper (1981))。可是“有”如果不能出现在这些句子里，那么为何这些句子的名词短语可被视为 DP 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表不定量的量化词如“大部分”，“很多”，“一些”等，和英文的 *most, many, some* 一样，可直接出现在 D 或是 DP 指示语的位置，或是它们出现在 NP 里，但是 D 的位置是隐性的选择函数变项。

12. 结语

普通话“们”字是个相当特殊的用法，具有复数的语义要求，但分布上又不完全像是个典型复数标记，本文主张“们”是个非强制性的个体复数标记，而不是复数化标记，所以只能以指称性的 DP 且语义类别为 e 或是可透过选择函数机制来抽取个体的<<e,t>,t>名词短语为补足语，因而排除语义类别为<e,t>的数量名词短语，谓语句性名词短语，称谓性名词短语与部分量化名词短语和“们”的共现。我们也对“们”的共现梯级作了一个可能且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 Abbott, Barbara. 1993. A pragmatic account of the definiteness effect in existential sentenc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1): 39-55.
- Barwise, Jon, and Robin Cooper. 1981. Generalized quantifiers and natural language.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2): 159-219.
- Carlson, Gregory. 1977. *Reference to Kinds in English*.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ung, Candice Chi-hang. 2003.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Jingpo Nominal Structur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ng, Lisa L.-S. 1994. Wh-words as Polarity Items. I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ol. 2: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Paul Jen-kuei Li, Chu-Ren Huang, and Chih-Chen Jane Tang, 615-640.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 339-405.
- Dayal, V. 2004. Number Marking and (In)definiteness in Kind Term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7(4): 393-450.
- Diesing, Molly. 1992. *Indefinit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ebhardt, Lewis. 2009.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the Structure of DP*. Ph.D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Guillemin, Diana. 2011.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a Determiner System: A Case Study of Mauritian creol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eim, Irene, and Angelika Kratzer. 1998.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Oxford: Blackwell.
- Hsieh, Miao-Ling. 2008.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Taipei:

- Crane Publishing Company.
- Iljic, Robert. 1994. Quant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two markers of plurality. *Linguistics* 32(1): 91-116.
- Iljic, Robert. 1998. Number and Person. Paper presented at IACL-7/NACCL-10, Stanford University.
- Iljic, Robert. 2001. The Problem of the Suffix –men in Chinese grammar.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9(1): 11-68.
- Jiang, Li Julie. 2017. Mandarin associative plural -men and NPs with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 191-256.
- Jin, Dawei. 2020. A semantic account of quantifier-induced intervention effects in Chinese why-question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3(4): 345-387.
- Kurafuji, Takeo. 2004. Plural morphemes, definiteness, and the notion of semantic parameter.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1): 211-242.
- Lan, Haifan. 2010.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for suffix men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s thesis dissertation, Utrecht University.
- Landman, Fred. 2003. Predicate-argument mismatches and the adjectival theory of indefinites. In *From NP to DP Volume 1: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noun phrases*, ed. by Martine Coene, and Yves D'Hulst Yves , 211-23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andman, Fred. 2004. *Indefinites and the Type of Set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Li, Yen-hui Audrey.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 75-99.
- Li, Yen-hui Audrey. 1998. Argument determiner phrases and number phrases. *Linguistic Inquiry* 29(4): 693-702.
- Lin, Jo-Wang. 1998. Distributivity in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2): 201-243.
- Longobardi, Giuseppe. 1994. Reference and Proper Names: a Theory of N-Movement in Syntax and Logical Form. *Linguistic Inquiry* 25(4): 609-665.
- Longobardi, Giuseppe. 1996. The syntax of n-raising: a minimalist theory. OTS Working Paper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 and Speech, University of Utrecht.
- Longobardi, Giuseppe. 2001. The Structure of DPs: some principles, parameters and problems. In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y*, ed. by M. Baltin, and C. Collins , 562-603.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 Mathieu, Eric. 2009. From local blocking to cyclic agree: the role and meaning of determiners in the history of French. In *Determiners: Universals and Variation*, ed. by Jila Ghomeshi, Ileana Paul, and Martina Wiltschko, 123-158.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Matthewson, Lisa. 2001. Quantifi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9(2): 145-189.
- Milsark, Gary. 1974.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English. Ph.D dissertation, MIT.
- Milsark, Gary. 1977.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certain peculiarities of th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Linguistic Analysis* 3:1-29.
- Montague, Richard. 1973.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quantification in ordinary English. In *Approaches to Natural Language*, ed. by Jaakko Hintikka, Julius Matthew Emil Moravcsik, and Patrick Suppes, 221–242. Dordrecht: D. Reidel. Reprinted in Montague (1974), 247–270.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tee, Barbara. 1987. Noun phrase interpretation and type-shifting principles. In *Studies in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Quantifiers*, ed. by Groenendijk, de Jongh, and Stokhof, 115-143. GRASS 8, Foris, Dordrecht.
- Reinhart, Tanya. 1997. Quantifier scope: How labor is divided between QR and choice function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4): 335-397.
- Rothstein, Susan. 2013. A Fregean Semantics for Number Word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msterdam Colloquium*, ed. by Maria Aloni, Michael Franke, and Floris Roelofsen, 179-186.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 Soh, Hooi-Ling. 2005. Wh-in-situ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36(1): 143-155.
- Stowell, Timothy. 1989. Subjects, Specifiers, and Xbar Theory. In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Phrase Structure*, ed. by M. Baltin, and A. Kroch, 232-26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owell, Timothy. 1991. Determiners in NP and DP. In *Views on Phrase Structure*. ed. by K. Leffel, and D. Bouchard, 37-56.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zabolcsi, Anna. 1987.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the noun phrase. In *Approaches to Hungarian Vol. 2*, ed. by István Kenesei, 167-189. Szeged: Jate.
- Ueda, Yasuki, and Tomoko Haraguchi. 2008. Plurality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Nanzan Linguistics: Special Issues* 3(2): 229-242.
- Yang, Henrietta Shu-fen. 2005. *Plurality and modification in Mandarin nominal phrases*.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Yang, Barry C.-Y. 2012. Intervention effects and wh-construal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1(1): 43-87.
- Zamparelli, Roberto. 2000. *Layers in the Determiner Phras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 Chao, Yuen-ren (赵元任). 1980. *Zhongguohua de wenfa* 中国话的文法 [A Grammar of

-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Bangxin Ding (丁邦新).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Chen, Guanglei (陈光磊). 1987. Guanyu“Men” yu “-S” 关于“们”与“-S” [Relevant to ‘Men’ and ‘-S’]. *Fudan Xueba* 复旦学报 [*Fudan Journal*] 5:30-34.
- Chen, Guanglei (陈光磊).1994. *Hanyu cifa lun* 汉语词法论 [On Chinese word formation] .Shanghai : Xuelin chubanshe 上海学林出版社[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Company].
- Chen, Junhe (陈俊和). 2009. *Xiandai hanyu“X+men” de yuyi gongneng yanjiu* 现代汉语“X+们”的语义功能研究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X+Men" in Modern Chinese]. Fud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Ph.D Dissertation, Fudan University].
- Chen, Xiaohong (陈小红). 2005. Lun “men” de yufa yiyi han “N men” de zhi cheng tedian “论“们”的语法意义和“N 们”的指称特点 [On the grammar of "men" and the deitic characteristics of N-men]. *Zhongshan daxue xuebao luncong*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Sun Yatsen University Forum*] 6: 125-132.
- Cheng, Guanlin (程观林). 1985. “Men” de yizhong you shengmingli de yongfa jiqi xiuci zuoyong “们”的一种有生命力的用法及其修辞作用[A vivid usage of "men" and its rhetoric functions]. *Hanyu xuexi* 汉语学习[*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1:18-19.
- Chen, Yumei (陈玉梅). 2015. “Men” de xiayu xingzhi yiyi ji “X+men”de zhi cheng leibie yanjiu“们”的辖域、性质、意义及“X + 们”的指称类别研究[An Investigation on the Domain, Feature and Meaning of "Men" and the Referential Categories of "X+Men"]. Huazhong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 wen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Master’s thesi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Chu, Zexiang(储泽祥). 2000. Shuci yu fushu biaoji buneng tongxian de yuanyin 数词与复数标记不能同现的原因 [The Cause of Numerals with Nouns without Plural Marks].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5:58-64.
- Dai, Yaojing(戴耀晶). 1987. Lun zhuci “men”论助词“们”[On the particle “men”]. *Jian shizhuan xuebao* 吉安师专学报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Normal College*] 1.
- Ding, Shengshu (丁声树). 1961. *Xiandai Hanyu Yufa Jianghua*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Talks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 The Commercial Press].
- Fumiaki Nishihara (西原史晓). 2009. Gaishu jia mingci jia“men” jiegou yu “men”di xinxi jiegou “概数+名词+‘们’ ”结构与“们”的信息结构 [The structure of “approximate number + noun +“men”” and the information

- structure of “men”]. *Yanyu qingbao kexue* 言语情报科学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51-63.
- Guo, Hua(郭华). 2013. Zhongying fushu duibi yanjiu 中英复数对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lural marker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Yuwen xuekan* 语文学刊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3:8-9.
- Guo, Liangfu(郭良夫). 1983. Xiandai hanyu de qianzhui han houzhui 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 [The prefixes and suffixes in moder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4: 250-256.
- Hu, Yushu (胡裕树).1981. *Xiandai hanyu* 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Shanghai :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Hu, Yushu (胡裕树). 1985. Cong “men” zi shuo dao hanyu yufa de tedian 从“们”字说到汉语语法的特点[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Grammar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men"]. *Yuwen Yuandi* 语文园地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ield] 12.
- Huang, Borong (黄伯荣), and Xudong Liao (廖序东). 1996. *Xiandai hanyu* 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Beijing : Beijing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Huang, C.-T. James(黄正德). 1988. "Shuo Shi he You 说“是”和“有” [On 'Be' and 'Have' in Chinese].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yuyan yanjiusuo jikan*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9(1): 43-64.
- Kong, Fantao (孔凡涛). 2004. Shilun hanyu “men” ji “men” zi duanyu 试论汉语“们”及“们”字短语 [On “men” in Chinese and the phrases contains “men”] *Xuzhou jiaoyu xueyuan xuebao*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uzhou Education College*] 4:110-112.
- Li, Yafei (李亚非). 2015. Ye tan hanyu mingci duanyu de neibu jiegou 也谈汉语名词短语的内部结构 [Revisit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noun phras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99-104.
- Li, Yen-hui Audrey (李艳惠), and Yuzhi Shi (石毓智). 2000. Hanyu liangci xitong de jianli yu fushu biaoji “men” de fazhan 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复数标记“们”的发展[The story of-men]. *Dangdai yuyanxue* 当代语言学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27-36.
- Lin, Jo-Wang (林若望). 撰写中。Hanyu Juzi De Yuyi Fenxi 汉语句子的语义分析.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49. Shou “men”说 “们”[On “men”]. *Guowen yuekan* 国文月刊[*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79、80.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85. *Jin dai hanyu zhidaici* 近代汉语指代词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s in early Mandarin*]. Shanghai : Xuelin chubanshe 上海

- 学林出版社[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Company].
- Mei, Yan(梅艳). 2003. Guanyu hanyu mingci jia men han yingyu mingci jia -s zhi bijiao 关于汉语名词加“们”和英语名词加-s 之比较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nominal phrases with “men” and English nouns attached with “-s”]. *Xinjiang shiyou jiaoyu xueyuan xuebao*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Karamay] 4:128-129.
- Song, Yuzhu(宋玉柱). 1982. Guanyu “men” de yufa yiyi ji qita 关于“们”的语法意义及其他 [On the grammar of “men” and some relevant issues]. *Yuwen xuexi* 语文学习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11:50-51.
- Song, Yuzhu (宋玉柱). 2003. “Men” de dingzhi yiyi shangque “们”的定指意义商榷 [Discussing the definiteness of “men”]. *Xue yuwen* 学语文 [Learning Chinese] 4:44.
- Tao, Zhenmin (陶振民). 1991. Wulei mingci hou yong “men” de yufa xianxiang—jianlun xiuci xianxiang han gouci xianxiang de chayi 物类名词后用“们”的语法现象—兼论修辞现象和构词现象的差异 [On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inanimate nominals attached by “me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hetorical and word formation phenomenon]. *Huazho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1:115-118.
- Tao, Zhenmin(陶振民). 2000. “Men” biao fushu yufa yiyi de jiegou xingshi “们”表复数语法意义的结构形式 [The structure in which "men" denotes plurality]. *Jiaozuo gongxueyuan xuebao* 焦作工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ozu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32-34.
- Tong, Shengqiang (童盛强). 2002. “Men” de dingzhi yiyi “们”的定指意义 [The definite meaning of “men”].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3:275-276.
- Tsai, Weitian (蔡维天). 2004. Tan “youren”、“you de ren” han “you xie ren” 谈“有人”、“有的人”和“有些人” [On “you ren” , “you de ren” and “you xie ren”]. *Hanyu xuebao* 汉语学报 [Chinese Linguistics]2:16-25.
- Wu, Yaqing (伍雅清), and Mingxian Wu(胡明先) 2013. Fushu biaoji yu liangci tongxian xianxiang de yanjiu 复数标记与量词同现现象的研究 [A Study on Co-occurrence of Classifier and Plural Marker]. *Yuyan kexue*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s] 4:349-356.
- Xing, Fuyi (邢福义). 1960. Tan “men” han “zhuwei” zhilei bingyong 谈“们”和“诸位”之类并用 [On the co-occurrence of "men" and "zhuwei", including some other similar word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 289.
- Xing, Fuyi (邢福义). 1965. Zaitan “men” han biao shuci yu bingyong de xianxiang

- 再谈“们”和表数词与并用的现象 [Discussing again on "men" and numbers and their co-occurrenc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 365-366.
- Xing, Fuyi (邢福义). 1998. *Hanyu yufaxue* 汉语语法学 [Chinese Grammar]. Chang chun : dongbe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mpany].
- Yang, Yanhua (杨炎华). 2015. Fushu biaoji “men” han jihe biaoji “men” 复数标记“们”和集合标记“们” [The Plural Marker-men and the Collective Marker-men].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6:78-88.
- Yuan, Mei (袁梅). 1996. “Men” de yufa yiyi jiqi shixian “们”的语法意义及其实现 [The grammar and realization of “men”]. *Yanan daxue xuebao* 延安大学学报 [Journal of Yan ' an University] 1:20-23.
- Zhang, Bin (张斌). 1998. *Hanyu yufaxue* 汉语语法学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Shanghai :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Bin (张斌). 2002. *Xinbian xiandai hanyu* 新编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Shanghai : Fudan daxue chubanshe 复旦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Huan (张欢). 2010. *Xiandai hanyu mingci de fushu biaoda xingshi jiqi biaoji wenti* 现代汉语名词的复数表达形式及其标记问题 [The Expression and Mark of the Plural Form of Modern Chinese Nouns]. Nanchang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Nanchang University].
- Zhang, Yisheng (张谊生), and Aimin Zhang (张爱民). 1991. “N+men” de duo jiaodu kaocha “N+们”的多角度考察 [A study on N-me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Xiandai hanyu yufalun gao* 现代汉语语法论稿 [A preliminary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Jiang su :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Yisheng (张谊生). 2001. . “N” jia “men” de xuanzhe xianzhi yu “N men” de biaoyi gongneng . “N” + “们”的选择限制与“N们”的表意功能 [The selective restrictions of “men” and the expressive functions of N+men]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3: 201-211.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语法讲义 [Grammar Notes] . Beijing: Shang 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